

普及文叢之二

穀又跌價了！

孺子牛等著



普及出版社

穀又跌價了！



1969年11月

普及出版社

洪天賜教授捐贈

一 目 次 一

- (一) 穀又跌價了！ (小說)……………孺子牛……1
- (二) 在暴風雨中前進 (小說)……………冲雲天……11
- (三) 阿强日記 (小說)……………高 刻……17
- (四) 李叔奇遇記 (散文)……………毛 孩……24
- (五) 快樂的眼淚 (散文)……………萬里浪……26
- (六) 獻給遠離的摯友—英 (詩歌)……………孟雪梅……27
- (七) 書 (詩歌)……………却 敵……29
- (八) 送給遠方的朋友 (詩歌)……………海上燕……30
- (九) 我的筆 (詩歌)……………移 山……31
- (十) 趁年青的時候 (詩歌)……………劉 翔……32
- (十一) 寓言二則 (寓言)……………方 學……33
- (十二) 從梁園販賣思想毒品說起 (雜文)……………莫笑笑……34
- (十三) 談讀書 (雜文)……………心 陽……36
- (十四) 出書什話 (雜文)……………木 叔……38

穀又跌價了！

—孺子牛—

這是一間農業及運輸有限公司。公司裡停放着二輛拖拉機和三輛囉哩。在冷氣房裡，坐着一位剛從大學畢業回來初上任的經理，他叫進財，是董事長的大兒子，他翻閱着記錄簿，然後自言自語道：『烏鴉村這麼多的稻田，為什麼沒有人租用拖拉機和購買肥料粉呢？有嗎，也只不過是三兩家罷了，難道其他的不懂這兒有拖拉機出租？肥料粉出賣嗎？』因此，他若有所思，看了看手錶，站起身，拿了記錄簿，就駕車到烏鴉村去拉生意。

烏鴉村從村口到村裡，是一段相當長的羊腸小徑，路上又是三步一窟兩步一隆的，車子不能進去，害得他要下車來走路，紅紅的太陽，晒得這位經理叫苦連天，汗流浹背。他還喃喃地埋怨道：『哎！要命！』這時，迎面撲來一陣熱燻燻的牛糞味的輕風，他馬上捏緊鼻子：『嘩！臭得要命，真不合衛生，農民為什麼要住在這兒呢？交通不方便，又沒有電燈，蠢才！』

於是，他很想轉回頭了，但是奪家產的念頭又出現在他的腦子裡：家中還有兩個弟弟，我雖然是後母生的，可是老頭子很痛愛我呀，現在是爭取老頭子信任的良好機會，暫時受點委屈不要緊，反正，看來老頭子也不能等多久了，嘿，那時候……我就是董事長了，哈……加油，走！

在不遠的地方，有位老農夫坐在大樹下休息。他老的眺望着那金黃色的稻禾，一串串的稻穗，隨着輕風，翻滾着一波一波的稻浪，他的心情多麼愉快啊！連那位經理來到他的身邊也沒發覺。

『老伯！老伯！』經理喚道。

『誰呀？啊！先生！』他端詳了經理一下：『是你叫我嗎？』

『是。老伯，吃了飯沒有？』

『吃飽了。先生有什麼事嗎？請坐！』

老農夫是剛下過田來的，身上發出一股濃厚的臭汗味。經理一坐下，就感到一陣一陣的惡臭，難受極了，想捏着鼻子，又怕不好意思，現在他坐在大樹根上簡直是受罪。然而，一想起老頭子死後的遺產，一想起要拉生意，於是他又暫時委曲一下了。

『嘿嘿！老伯，你們翻土，為什麼不用拖拉機呀？鋤頭太慢了，又費力，如果你要租用，我可以爲你介紹，又快又經濟！』他終於向老農夫宣傳了。

『先生，說來不怕你見笑，我們連吃飯都成問題，又那兒找一百幾十塊錢來租用拖拉機呢？』老農夫又端詳了他一下。

『那你們收成的錢呢？』經理問。

老農夫見他問得很幼稚，笑道：『先生，你沒有看報紙嗎？如果有看應該懂得，目前穀價不斷下降，除了付貴租和成本，能養活一家幾口，已經是幸運中的幸運了。』

『那看來你們的稻禾還是不夠壯，老伯，你是用那一種肥料粉，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最近從外國輸進一種新的肥料粉，是由小弟的農業及運輸有限公司代理，成份真好，又便宜。』

『先生，如果買得起肥料粉，租得起拖拉機，我早就送我兒子去唸中學了，我們村子裏都是靠燒割了的稻草和野草來充當肥料，火不燒山山不肥，這雖然是落後些，可是它就是我們肥料來源的命根子。』

老農夫的話，他越聽越不耐煩了。他簡直要罵那老農夫胡說八道，甚麼草木之類，也能充當肥料？爲什麼書本中沒有讀過？突地，他想起唸高中時的全學，大家叫他鄉下仔的勁虎不是住在這鄉村嗎？於是他問道：

『老伯，那麼，你知道勁虎的家在那兒嗎？』

老農夫想了想：『哦，你是問那個大約廿三四歲，跟你差不多高的後生仔嗎？』

『嗯！』他頻頻點頭。

『你就沿着這條路走，那邊有交叉路，你向左轉，第三間就是了。』老農夫指點着說。

『謝謝！』

『不用客氣！』

老農夫望着他一搖一擺地走了……

『勁虎！勁虎！』

『先生，你找虎仔嗎？』老太婆從房裡走出來，問道：『他到田裡去了，請進來坐坐，我去叫他回來！』

不一會，勁虎回來了。

『誰呀？噢，是進財。什麼風吹你來？』勁虎滿頭大汗，笑着問道。

『董事長風把我吹來……』他突然停止了說話，心裡譴責着自己在事情還未成功時，怎可以漏風聲呢，於是他改換話頭：『是——是春風吹來的！』

勁虎搭訕道：『怪不得滿面春風呀！哎，今天到臨有何指教？』

『指教就不敢了，今天是特來請教幾個問題，不知是否歡迎？』

『我們是老全學，有什麼問題，就提出來研究研究，又何必客氣呢？』

『好吧，我就開門見山了。』他滿懷信心地說道：『貴村沒有用拖拉機，是因為經濟的問題，那麼，肥料粉方面，難道可以用什麼燒山燒草來代替嗎？還是有什麼秘方可以製肥料？』

勁虎見他的無知與不屑的態度，迫不得已用訓話的口氣答道：『秘方就沒有，正如你剛才所說的燒山燒草來充當肥料吧了。想起祖先們從荒野的森林變成金黃色的稻田，當時他們沒有拖拉機，沒有肥料粉，但是，全樣年年豐收呀！像現在，誰不想用拖拉機翻土，誰不想用肥料粉，可是我們買得起嗎？租得起嗎？所以，我們不燒山燒草來充當肥料，又有甚麼辦法？』

他可聽不慣這種盛氣凌人的論調了：『好了，好了，說來說去，老是這一套，不是歌頌農民，就是歌頌工人，哼！如果沒有老闆和地主，看你們那有工作，那有田耕，』

勁虎也不甘示弱道：『照你說，沒有老闆地主，勞動者是非餓死不可，那我來問問你，原始時代人類沒有老闆地主，他們不是過着平等和平與幸福的生活嗎？就是近代的一些國家，他們也沒有老闆和地主，他們的人民都能從飢寒交迫的生活走向富強，國家從病態走向繁榮，這不是很好的證明嗎？』

他傲慢地說：『這……我不是跟你談什麼原始時代，和外國，我要談的是眼前，是現實問題。』

『眼前，現實，工人付出多少的血汗和生命，換取的三餐也不飽，他們的生活比富裕家裡的狗都不如，這就是所謂老闆養活工人？農民每年的收成，就被增租穀跌價的藉口無理地奪去六十巴仙以上，這就是所謂地主養活農民？』

這些話，像把利劍刺進了進財的心，叫他忍受不了，邊說邊站起來：『你們這些滿腳牛糞的鄉下佬是不講理的，本少爺沒時間跟你磨牙！』

於是他悻悻然地走出去了。

不久，勁虎的哥哥勁羣回來，看見弟弟怒火未消的樣子，便走前去問道：

『爲什麼你的朋友來一會兒就跑了？』

『是我不好，跟他爭論，他生氣走了。』

『別難過，你們的話我全聽到，你沒有錯，對待這種時時刻刻都想騎在勞苦人民頭上，要把勞動人民的血吸乾的少爺們，是不必跟他講禮的。』哥哥拍着他的肩頭說。

『哥哥你太好了。』勁虎流着熱淚。

『你什麼時候學會這一套？時候不早了，來，燒飯去，爸媽快要回來了，他老人家可餓極了。』

他倆兄弟才進廚房不久，父親就怒衝衝地回來，嚇得他倆一時

以為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爹，發生了什麼事？』勁群忙問道。

『簡直在吃人！』他父親一字一字地嚷着。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群虎也焦慮地問道。

『看！叫我們怎樣活下去，穀價每担又跌一塊多錢！』

勁群也憤怒地道：『這批強盜越來越猖狂，今天吃了我們的皮，明天就想吃我們的肉，後天就想連那塊骨頭也啃掉，這批強盜和合法劊子手，一天不剷除，我們勞苦人民就沒有幸福的日子過！』

『哥哥，你看現在我們應該怎樣？』

『穀跌價，是關連到全體農民的生活問題，我看最好是召請全村裏的農民來討論比較好些，俗語說：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來，先吃飯，然後分頭工作。』他哥哥建議道。

晚上，大家都帶着憤怒的心情上床，結果都不能入眠，一直在想着天快點亮。

一早，全村的農民幾乎全都來了，聚集在村口，首先發言的是勁群：

『鄉親們，今天相信大家帶着非常憤怒的心情來這兒，關於昨天的穀價又突然的猛跌，這種接二連三的跌價，對我們貧苦的農民，可以說是致命的打擊，爲了這種不合理的跌價事件，希望大家能提出一些寶貴的意見。』

當他一坐下，突地，一位中年的農民，很忿怒地站了起來道：『講起穀跌價，講起這批強盜，我真想剝他們的皮，吃他們的肉。當年……爲了穀價猛跌，又起貴租，我付不起債，就硬把我多年的伙伴——老黃牛搶走，妻子氣死了，幼兒失去母親的照顧也死掉了。爲了要還清那批冤債，大兒子被迫離家別井到城市裏工作，不幸被一架機器壓死了，現在就只剩下我這條命，我也看透這些傢伙，意見我就沒有，鋤頭倒有一把，嘿！看我來跟他們拼個死活！』

說完後，那中年農夫拿起鋤頭，要衝出去，但是被旁邊的一位夥伴拉住了：

『你這樣去不行呀！人家打手就有三十多人，狼狗也不少，這樣去不是白白犧牲嗎？』

『照你說，我們就一輩子讓人欺侮，眼看自己的夥伴兒子受害慘死，也不說一聲？』他仍然不服氣。

『當然不是這樣，另……另想辦法嗎？』

他倆的爭論，就一聲比一聲大，勁群迫不得已站起來勸道：『大家靜一些，有什麼事情大家好好地商量！』

還沒等勁群說完，他倆都以爲自己的理由充足，不約而全地追問勁群：『勁群，你來做公正人，誰對？』

這問題，一時把勁群難倒了，怎麼辦呢？在這樣的場面，如果直接指出任何一方的缺點，他們會接受嗎？會不會傷害到他們的自尊心呢？於是，他若有所唔地說道：『做公正人我就不敢了，現在，讓我講個故事吧！』

『在一個鄉村裏，有三個結拜的兄弟，他們的感情非常好，只是性格有點不全。他們都熱愛村裡的老百姓。有一天，二弟和三弟打獵回來，看見村裡的人，個個熱血沸騰，遠處還傳來陣陣的慘叫求救聲：「亞英啊……亞英……做下好心啦，放回我的女兒……放回我的女兒……亞英，亞英！」他倆急忙地前去追問老伯，老伯搖搖頭，悲痛地告訴他們說：「林大嫂因爲丈夫死後，借下他們三十塊錢，利上加利，現在已達一百塊，限她在三天內還清，今天限期已到，她上借下籌，才籌到四十塊錢，這批強盜見不夠一百塊錢，又看到她的獨生女長得亭亭玉立，就硬把她搶走了。」三弟是個敢作敢爲的非常有正義感的人，本來，對這批強盜他早已恨之入骨，現在見到這種搶人的事情，更加怒髮冲冠了：「他媽的，早上殺了兩隻狼，現在就來殺你們這批狗！」說完轉身就想走，但被他二哥拉住了：「三弟，你不能去呀！官是他主也是他，這批強盜誰不恨之入骨，又有什麼辦法？」三弟辯駁道：「管他是官也好，主也好，我不願見鄉親們一個個被他迫死，被他侮辱。我要去教訓這批狗養的東西，救林大嫂的女兒？」二哥還是拉住他勸道：「

三弟：你不能去呀！不要說你一個人去，就是十個人去，也不能動到他一根毫毛，他們打手多，而且個個心腸比蛇還毒，殺人是不眨眼的。」三弟焦急極了：「二哥，不要攔住我，遲一會就誤事了，深山老虎都見過，難道怕他們這批狗！」二哥仍然不放他走：「三弟，你這樣去，不是白白地送死嗎？」

『這時，老大正好從城裡回來，一進門，就聽到二弟高聲叫嚷，於是，便問三弟：「三弟，你發生了什麼事？」三弟生氣地說：「大哥，你問二哥好了！」大哥於是便問二弟，大哥聽二弟敘述事情的原由，沉思了一會，說：「三弟的這種見義勇為的精神是應該發揚的，不過做什麼事都好，事先應該來番冷靜思考，單靠一時衝動就去幹，的確是危險的，往往還帶來很大的損失。我問你，像林大嫂一樣受迫害的人有多少？」弟弟對答如流：「全村子裡的人都是呀！」大哥分析道：「不錯，全村的人。如果把他們都組織起來，就是一股戰無不勝的力量，也只有靠這種力量，才能把這批強盜澈底消滅，二弟，你這種關心人的精神是好的，不過，像你這樣，前怕虎，後又怕狼，對不滿的事，只會叫苦和憤怒是沒有力量的，就像老鼠一樣，不管叫得多麼可憐，貓兒還是不客氣吃掉的。對於林大嫂的女兒，急也急不來。要多找些朋友商量，晚上才去救她出來。」鄉親們，故事簡略地講完了，他們的任務也在大家團結之下，艱難地完成了。大家有什麼意見嗎？如果沒有；現在就開始討論穀價的問題。』

剛才那兩位農民，聽完了故事，對剛才自己的態度感覺到有點不好意思，不過勞苦人民是勇敢的人民，對自己犯上的錯誤，為什麼不敢承認呢？

『老鄉們，我是不會說客氣話，當我還沒提意見以前，我先要感謝勁群時時給我們的幫助……』

這句話使到勁群的面紅起來：『這高帽子我實在當不起呀，好了，好了，還是解決穀價的問題吧！』

經過大家的討論後，都一致贊成抵制出售稻穀。因此，這場鬥

爭便爆發了，而且已進入第三天了。今天早晨，農業及運輸公司的董事長睡意正濃時，突然電話鈴響起來了，破壞了他的甜夢：

『他奶奶的，七早八早就打電話來！——哈囉，農業及運輸公司！』

『啊！Mr. Wong. 早安，這兒是消售局。』電話筒裡的聲音

『啊，是你，早，早，有什麼指教？』

『董事長，別客氣了，大家是老交關。哎！我想請你幫忙幫忙，替我到烏鴉村去載幾車穀米。』

『烏鴉村的鄉下佬正在造反，那兒有穀出售？』董事長十分爲難，臉也拉長起來。

『這你可放心，山人自有妙計！』聽筒裡得意忘形的聲音。

董事長吶吶地道：『這個……他，他們很野蠻……』

『哎呀！我親愛的董事長，甚麼這點也怕，喂！現在是你納功的時候——華誕不遠了……』聽筒裡安慰的聲音。

『哦！哈……哈，好，好，一會兒就載到！』

『哈……哈，大丈夫，一言爲定，我等你的消息，拜拜。』

董事長掛下了電話，鬆了口氣，穿上大衣，心情非常愉快地走下樓，四圍望了一望，好像要找什麼東西。

『爹地，爹地，早安，』進財好像衝了過來似的。

『你去那裡來？我正在找你。』

『爹地，有什麼事要交代？』

『你叫阿明駕囉哩去烏鴉村載穀，回頭來見我。』

當董事長回到冷氣房，屁股還沒坐定，他兒子就帶着阿明進來：『爹地，阿明不肯去！』

做父親的可生氣了：『你這個蠢才，給你當個經理，連一個工人都要我自己來處理！』

『爹地，他以前很聽話，這幾天，他……』做兒子的有口難言。

『好了，不要多說。阿明，你在這裡工作已有好幾年了，一路來我對你怎樣，我從一百二十加到一百四十，你是應該明白的，現在只要替我去載五嚟哩穀回來，那麼，從下個月起再加你二十塊錢，怎麼樣？』董事長嘻皮笑臉地說。

『董事長，你對我的關照我明白在心裡，不過，我阿明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爲了加多二十塊錢便去破壞人家的合理要求！』阿明不知那來的胆量，毅然決然地回答。

董事長的臉很快就翻黑了：『你………你也想來造我的反，告訴你，去，下個月加二十，不去，你就給我滾！』

『就算加二百我也不會去！』阿明一點顫慄也沒有：『哼，你以爲用這種卑鄙的手段，我就會怕嗎？你要怎樣辦就由你做！』

『滾，滾！』董事長氣得七竅生煙。

『爹地，別生那麼大的氣，他不去，我去！』

『不行，不行！你知道嗎？很危險的。』他又阻攔着兒子去。

『爹地，不用怕，我有辦法。』

『你有辦法？好吧，快說。』

他看了看四周沒有人，輕聲貼耳地向父親說出了計劃。

『哈………哈，小心點啊，我的好孩子，去吧！』董事長得意忘形起來，讓他的兒子親身出馬。

進財真的敢去嗎？不。他原來不知到什麼地方去，載來了十多個無賴才敢去呀！

『波士，你看他們這批窮鬼，全部坐在村口的大樹下。』一個無賴開口說。

還沒有下嚟哩，進財便向所有的無賴說：『你們不用怕，如果他們這批窮鬼不給我們進去，我們就打，天大的事，由我擔當，傷了我負醫藥費，有傷的賞一百塊，沒傷的賞五十塊，記住，大家勇敢一點！』

嚟哩一到村口，農夫們就站了起來，圍起了肉城，勁群第一個跑出來阻攔他們道：『喂，先生請停車呀！今天我們村子裡的穀不

出售，請回去吧！』

『誰說？』進財吆喝道：「我們已經訂買了，走開！走開！」

『波士，他們真的不肯讓開！』其中一個無賴磨拳擦掌起來。

『鄉親們，你們準備自衛！』勁群向農夫們大聲喊着。

這時，進財看到農夫們不肯讓路，就故意開大囉哩的吼聲。囉哩上的無賴，個個手上拿起了武器，仗着主人的威勢，喊打喊殺。

『喂！再不走開，你爺爺不客氣了。』

然而，農民們並沒有被嚇倒，反而用他們的血肉築成了一座肉城。無賴見他們堅強如鋼，隨而就揮起鐵條，狠狠地向一位比較近他們的婦女頭上打去。那婦女痛叫一聲，只見鮮紅的血從她的頭上噴湧出來。農民們看到自己的全伴被打成血人，於是個個都熱血沸騰，怒火燃燒，拿起鋤頭，向他們鋤去。平時只會向一些弱者磨拳擦掌的無賴，這次竟暴露出他們的紙老虎的本質來，原來他們是害怕勇敢強大的農民的。因此，他們被打得頭破血流，狼狽不堪，一味求饒。

『饒命呀！饒命呀！下次不敢再來了！』

『原來你們是貪生怕死的暴徒，回去告訴你們的老爺們，我們不賣穀。下次胆敢再來就非拿你們這條狗命不可，滾吧！』勁群毅然地對他們說。

『是是，多謝恩人，多謝恩人！』

暴徒被打走了。然而，農民心中的怒火什麼時候才會息滅呢？什麼時候才有安定的生活呢？

（孺子牛文友：請來信與本社聯絡）

在暴風雨中前進

—冲雲天一

烏雲密布，傾盆之大雨將臨。

屋子裡漆黑一片，雖然還未到點燈時分，但周圍的情景使人誤覺是晚上七時多了。

田生放下報紙，伸了伸懶腰，向窗外眺望着。天空的團團烏雲給他帶來了一些憂慮，因為今晚七點之前他得趕到P.D.去，他担心大雨會給他帶來煩麻。

他看了看桌上的時鐘，距離約定的時間還有一個鐘頭，於是他安慰自己道：“不要緊，還有一個鐘頭呢。”於是他走入房間，打開電唱機，舒適地躺在床上，開始欣賞那些剛借回來的唱片。

美麗，悠揚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從揚聲機裡傳送出來。田生閉上雙眼，思緒隨和着歌曲的旋律在起伏。忽而他來到了廣潤的草原上，草原的人民載歌載舞，歡慶幸福的日子萬年長；忽而他登上白雪皚皚的高山，無數英雄在和自然展開英勇的戰鬥；忽而他陷入淒涼的氣氛中，歷盡滄桑的老媽媽在痛訴家史，那做牛做馬的悲慘情景彷彿就在眼前，接着是响亮的冲锋號，人民戰士英勇殺敵，打碎了人民手上的鎖鏈，接下來，出現了另一種場面，浩浩蕩蕩的隊伍克服了千辛萬苦，越過重重雪山，橫渡茫茫的草原，去迎接前面的朝陽……。

隆……！隆……！

突然雷聲巨响。

噠噠噠……接着，雨水如石子一樣地撒在白鋅屋頂上，雨聲壓過了樂聲。田生跳起來，立在窗口張望。

他又去看了看時鐘，啊！已六點半了。他有點慌了。

“怎樣去呢？這麼大的雨。”他縮着頭，自言自語道。

雨越來越大；風也一陣一陣地刮着。

田生爲了避開這震耳的雨聲，他躺回床上，耳朵貼近揚聲機，企圖以音樂來沖淡他的苦惱。

正在這時，前幾天的事情偏偏出現在他腦海中，

那天在志强家裡，他邀志强今晚去蘭英家裡跑跑。當時蘭英熱情地答應了他們，而且還願意在 P.D. 等他們。此外，田生還答應替蘭英買醫治雞瘟的藥粉，並說定今晚一起帶給她，因爲她正等着要用呢。她說她母親養的那些肉雞最近得了雞瘟，死去不少，本來蘭英想自己買的，但因爲家裡太忙，所以只好託居近城市的田生幫忙了。那天臨走時，大家都同意今晚七點正在 P.D. 集合，而且還強調“風雨不改”！

“風雨不改！”這四個字反覆迴响在田生耳邊。“可是怎樣去呢？雨這麼大，我想他們不會等我的。”他替自己解圍。

他把電唱機的聲量扭大，企圖用它來驅散他的煩惱。

然而，無論怎樣，“風雨不改”和蘭英的雞藥總是反覆迴响在耳邊，出現在腦海中。

他在床上翻來覆去，雙手抱着頭，似乎在設法挖掉煩惱。

雨仍然下着，風勢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

“萬一他們在那兒等我怎麼辦呢？”突然，他立起身，自言自語道，“蘭英的雞藥，她還說，死了一隻，等於一家人少三餐。……好，我冒雨去。”他毅然關掉電唱機，便往廚房沖去。

“媽！菜作好了嗎？我要先吃。”

“什麼？雨這麼大，你要去那裡？”正在忙着的母親驚訝地問道。

“去朋友的家。前幾天我已經跟他們約好了。”

說着，田生已經拿碗盛飯了。

“下這麼大的雨，你要趕去做什麼？”

田生沒有再說，只忙着吃飯。可是母親還是一邊忙着，一邊在咕嚕。

不一會，田生掃完了兩碗飯，正在收拾碗碟。

嗚——風越來越大，白鉸被刮得嘩啦嘩啦地响，雨下得更大了，白鉸幾乎被打得穿洞。

這凶猛的暴風雨似乎在替母親打氣。

“你看，下得更大了，怎樣去？你又不是三歲的孩子，不懂事。”

狂風暴雨，加上母親的勸阻，田生有些猶疑了。他洗完碗碟後，一直在廳裡來回地踱着。刺骨的寒風從外面吹進來，他覺得稍有點寒意。

“唉！越下越大，怎樣去呢？我想志强也不會去的，他不會那麼傻的。從他那兒到P.D.最少有六條石，比我這裡更遠，我想他一定不會去的，他真的不會那麼傻。”他在自我辯護着。“蘭英也一定不會來等的，這麼大的雨，她母親那裡會肯給她出來？……我想，一定不會來的。”

可是，“風雨不改”，蘭英的雞藥還是無情地出現在他惱海中。

噠噠噠……

雨水猛向白鉸敲擊着，雨聲一陣一陣地打在田生的心上，使他感到像刀割一般的難受。

“他媽的！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這個時候下，真是他媽的！”他冒火了，喃喃地責罵着。“他媽的，一下就下個不停，好像專門要跟我作對一樣。”

他的心情非常零亂、矛盾。接着，他開始責怪自己了：“其實自己也太不好了，約好了人家而不去，這對得起人家嗎？說不定他們早就在那兒等我了，這不是太不應該了？唉！可是這麼大的雨，怎麼辦……我真是不懂怎麼辦才好。……假如我去，他們不在那兒，我不是白走一趟？……”

陣陣的寒風向他吹來，他接連打了幾個寒噤。他縮着胳膊，雙手抱在胸前，在廳裡徘徊着。

“……那裡須要就到那裡去，那裡困難就到那裡安家……”

“鼓動人心的歌曲突然迴响在他耳邊，隨着，“風雨不改”，雞藥又在他腦海中盤旋。

“哎唷！你看，雨下得這麼大，鉄伯還是冒着雨去”

母親突然走進廳裡來。她本來想看田生是否去了，無意中看見鉄伯踏着脚車，出現在門前的那條黃泥路上。

田生呆立在門前，雙目注視着鉄伯的魁梧的背影。鉄伯披着破雨衣，戴着雨帽，穩健地踏着脚車，他彷彿不覺得暴風雨正向他襲擊。脚車後還掛着兩個鐵桶，那是裝“掃水”用的。

“啊，你看，年近半百的老伯都不怕風雨，而我年紀輕輕，卻畏首畏腳，這怎麼行呢？好！我也跟他去！”風雨中的那個魁梧高大的形象感動了田生。他頓時覺得幹勁十足，全身熱呼呼的，他用原子袋包好雞藥，披上雨衣，跳上脚車，就往鉄伯的方向前進。儘管母親在後面叫喊着，他都沒有聽見

×

×

×

經過了一場戰鬥，好一會，田生抵達了P.D.，蘭英和志强正在等着他呢。

“啊！來了，來了。田生！發生了什麼事情呀？為什麼這麼遲呢？”蘭英迫不及待地問道。她全身濕透了，活像一隻落湯雞。

“田生，是不是脚車壞了？”志强也迎了過去，扶着田生的脚車。

田生脫下帽子，喘着氣說：

“唉！脚車沒有壞，都是我自己不行，這場大雨，使我猶疑不決起來。”

“但是你到底來了，可見你克服了困難。”蘭英笑着說。

“是的，你到底沒有被困難吓倒！”志强也鼓勵着。

“其實，我應該感謝鉄伯，是他感動了我，才趕來這兒的。”

“鉄伯是誰呢？”蘭英焦急地問。

“我們的鄰居。他是在瑯琊潭做工的。剛才雨雖然下得那麼大，他還是照常去載「掃水」，我看見了，實在感動，於是就趕緊跳

上脚車，趕來這兒。”

“啊！工人階級實在值得我們學習！”蘭英和志强同聲感嘆道。

“是的。可是我自己的毛病太多了，認識不深，實在覺得慚愧，也對不起你們……”田生難受地低下頭，接着問道：“你們什麼時候就到這兒的？”

“他呀，最早，六點就在這裡等了。”蘭英指着志强說。

“剛才我劈柴時，看見天氣不對，怕趕不上時間，因為已經五點多了。於是我沖了涼，就馬上趕來。”志强指手劃腳地說。

“他連飯都還沒吃呢。真是精神可佳！可佳！”蘭英補充道。

“那裡，那裡，你才精神可佳呢。”說着，志强轉向田生，“我告訴你，她家裡浸水了，還是冒着雨來等我們，實在可佳！實在可佳！”

他們倆互相稱讚着，跟着是一陣爽朗的笑聲。

田生被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

接着，他問道：“蘭英，為什麼你家又浸水了？上次不是聽你說浸了一次嗎？”

“就是囉，它要浸，又怎麼辦呢？”蘭英意味深長地回答。“那些老爺整天說要疏通河道，可是疏了好幾年，只見疏在嘴吧上而已。”接着又是一陣笑聲。

“你們兩位太好了，我應該向你們學習。”田生緊握着蘭英和志强的手，萬分激動地說。

“不，我們大家應該互相學習。”他們倆不約而同地說。

接着，田生關心地問：“蘭英，這次浸水嚴重嗎？會不會又……”

“我來的時候還不要緊，現在不知……”

“不要緊，我們去幫你搶救！”志强堅定地說。

“謝謝你們。你們實在倒霉，第一次去我家，看到的是水災”

“那更有意思，這樣我們才更能體會農村人民的生活呀。”志強不加思索地說。

“是的，我們將了解到更多的東西。”田生說。

“啊，田生，雞藥有沒有買？”蘭英突然問道。

“有，在車包裡。”

“那很好，謝謝你。好吧？我們動身吧，我母親正等着我呢。

“好，走！”

於是三人跳上腳車，像箭一般地在暴風雨中前進！

黑暗，狂風和暴雨都不能難倒他們，他們心中的火焰在熊熊燃燒着。

他們在高歌，他們在前進！

.....
青年們！青年們！

冲向前！冲向前！

爲了幸福的生活，

我們盡情地歡唱吧！

.....

.....
青年們！青年們！

戰鬥吧！戰鬥吧！

爲了幸福的生活，

我們戰鬥在最前線！

.....

.....

1969年9月重修

阿 强 日 記

— 高 刻 —

×月×日

畢業典禮開完後，我高興得三步做兩步奔回家去。

三歲的弟弟在門前玩泥沙，滿臉，手脚和衣服都染上了污泥。我把他抱起來，衝進屋裏。

爸爸去割膠還未回來，媽媽抱着最小的妹妹在厨房里煮飯。

『媽，我考到第一名！』我高興而激動的嚷出來。

『呵！真的？』她似乎搶一樣把我的畢業証書和成績單拿去。手抖着，興奮的看着。一會兒，她便交還給我，好像埋怨自己地說：『唉，不認識字真沒用！』

媽媽那張受盡生活煎熬的，極少露出笑容的黯淡瘦臉，這時顯出了一絲絲的微笑，愁雲從她的臉上散開了。換上去的是光輝與驕傲。

大概是因為她的兒子已經小學畢了業而且名列前茅的緣故吧！

×月×日

昨夜，想着升學問題，在堅硬的木板床上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睡，我失眠了。

校長鼓勵我去升學，老師們勉勵我去升學，同學和朋友們也說：『你應該升學』。大家也說了許多所以應該升學的大道理。

升學，升學，升學！我何倘不想升學，何倘不傾慕求取較高的知識與學問？可是，這裏還是個金錢第一的社會，一切看在金錢上，沒有錢。要升學，談何容易。

唸小學時，我唸下午班，早上跟爸爸去割膠，每月可以賺幾十元貼補家用；假如讀中學，是上午班，學校離家又有八哩之遙，割膠當然是不可能了，想在下午放學後找些工作做也是不容易的。家裏七口的生活費用將如何解決？我的學費又從何而來？三弟和四弟算起來已經超齡，明年如果再不送他們進學校，便會失去求學的機

會。

年齡限制也是令我大為頭痛的一件事。如果明年有施行年齡限制，無疑的，我將無情的被擯出校門外，只有望校門而興嘆了！

×月×日

這個月來，老天幾乎每天都哭喪着臉。

雨，輕絲一樣的飄着，飄着；天色是灰黯沉沉；雷却死了一樣，半聲不響。

看着那斷斷續續的雨，望着那籠罩着大地的灰黯色的天，心里越覺苦惱，憂鬱，憤懣。

怎麼辦呢？今天已是十八號了，但不多不少，只割了五天膠，這五天所賺的錢，是絕對還不清欠雜貨店的伙食錢了。

雨要是再這樣要命的落下去，唉……

今天，天色還未發白，鷄剛啼了兩次，老天便不察民困的下起雨來。六時光景，雨雖停了，然而樹身潮溼，甯說今天的膠又割不成了。

『阿強，跟我們一同報名去，反正你今天也不能去割膠。』周新大清早便來邀我。

我遲疑着，沉默着，心里像被鋒利的刀戮着似的，一陣陣酸痛；我盡力壓制着在眼眶裏掙扎着要衝出來的眼淚。去呢？還是不去？去嗎？一家的生活費用都落在老弱的父親肩上，他怎麼擔當得了，不去嗎，唉！……

我抬起頭，恰巧和父親的慈祥而充滿愁苦的眼睛接觸，我忙把眼光轉向着牆壁。

大家都沉默着。

周新以憐憫的眼光看看我，又看看父親。

『去吧，去吧，報了名再說。』爸爸終於開口了，聲音軟弱而沙啞。

我幾乎哭出聲來。痛苦纏繞着我。

看見爸爸那一臉的愁雲，我仍舊是遲疑，仍舊是沉默。

『怎麼樣呢？伯伯已經答應你了，去嗎？』周新說。他安慰我似地拍拍我的肩膀。

『阿新，他一定去，你們等會兒來叫他就是了。』爸爸代我說。

周新走後，爸爸的話忽然像缺了堤的河水衝了出來：『爲了和平，爲了國家和人民，你哥哥參加抗日軍，打日本軍閥，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可是，殘暴的日本鬼子走了，高鼻藍眼白皮的人又回來了，我們的生活還是渡日如年，唉！……』

不只是我們一家子，我眼睛所能看到的，就有許許多多的善良人，勞動者，過着和我們一樣窮困難挨的生活。

×月×日

爲了更有把握參加入學考試，我們十多位同學組織了一個補習小組，請盧平和鄭知民兩位朋友做我們的老師，他們都還在唸高中。

這兩位老師，雖沒有受過師訓，可是我們以爲他們是真正的好老師。他們教書認真，講解清楚，而且輕鬆活潑。還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尤其是盧平，他永遠那麼樂觀，極積，臉上永遠堆着笑容；老遠望見你，便滿面春風向你打招呼，使人怪容易與他接近。鄭知民比較沉靜。少開玩笑，可是，他的心地是很好的，他是個苦學生，家裏經濟並不好。但是，爲了幫助我們，他常常要從五哩外的地方搭巴士到我們這兒來。

有這兩位好老師指導，大家對補習都很感興趣，而且認真。

×月×日

『爸爸，潘經理答應了沒有？』望着個偻着背，慢吞吞走進來的爸爸，我急切問道。

『不肯啦。他還說這個月只割了幾天膠，以前欠的五十元一定不能還，怎麼可以再借，唉！』爸爸嘆息着。

『哥哥，哥哥，胖，胖經理還說，還說，沒有錢讀什麼書，沒有錢還要讀中學，去做工好了。』弟弟嘟起小嘴，眼睛睜得怪圓的。

，揮動着小手說。他喘了一口氣，懷疑的問：『沒有錢真的不可以讀書嗎？爲什麼沒錢就不能讀書呢？』

爲什麼沒錢就不能唸書；唸書是有錢人的特權？沒錢的人，只好永遠替老板們割膠泥，替老闆們做各種工作；老闆們賺大錢，住洋房，乘汽車，常常是揮金如土；工人却省吃儉用，還是日子難過。

思潮如無羈的野馬在奔馳，想呀想的，把在身邊的爸爸和弟弟都忘了。

×月×日

入學考試明天便到了。可是却傳出了不收超齡生的消息，使我們都忐忑不安。我們補習小組十五人當中，只有三人適齡，其餘都是超齡的。

×月×日

考完試，因爲覺得有八分被錄取的希望，壓在身上的石頭便落了地。可是，接着壓上來的却是一塊更大更笨重的。

在歸家的路上，我一直盤算着開學時所需要的費用。

學費（四個月一次交清）六十五元。

書和簿子約二十五元。

堂費四元

雜費××元

最低限度得一百元，一百元，一百元！在富有者眼中，只是微不足道的數目，可是，在我來說，一百元是一個大數目，是一個難以應服的數目。

去那裏找一百元呢！

×月×日

東奔西走，向親戚朋友告借，也只得到三幾拾元。

前思後想，正在發愁，正感到失望和心灰意冷的當兒，盧平那老是帶笑的臉，走起來顯得極其穩重的身軀，忽然出現在眼前。

他今天顯得特別高興，滿面春風，如獲至寶似的。

『怎麼？發愁？』他說。屁股一搭拉坐到破舊的橈子上。『你父親不在？』

『向人家借錢去了。爲了給我升學，他整日發愁，東借西借，還是不夠。肯幫忙的戚友，他們本身的經濟也不好，最多只能借給我們很小的數目；有錢的呢，他們看見我們窮途潦倒，怕我們沒法還，不肯借。我真怕我爸爸會爲了我的升學而鬧出病來。我告訴他，我不讀算了，他却不肯，一定要我讀中學。』

聽了我的述苦，盧平安慰我一翻，然後從衣袋裏取出薄薄的一小疊鈔票，塞到我手裏。

『這裏是五十元，你收下吧！我們都知道你的經濟困難，合捐了這麼一點。』

『我怎可以要同學們的錢！除了三兩個之外，他們的環境都和我的差不多。』我激動的說。

『不要想那些了，收下吧！有困難大家互相幫助解決是應該的。這是大夥的熱心與誠意，你又何必不好意思呢！生活在這惡劣的，不平等的環境裏的我們，應該互相愛護，互相關照，應該大公無私，團結一致去解除一切困難，不應該只想到自己的單槍匹馬。』他的親切而有力量的話，珠一般滾出來：『本來，我們學校裏的同學是要辦助學會來幫助家境貧寒的同學求學，可是，爭取了兩年還未獲得有關當局批准註冊。他們拒絕我們的理由是莫名其妙的「不需要」三個字而已。』

盧平圓睜着眼睛，說話的語氣非常的憤慨。

他的笑面收斂了，顯出了一臉的嚴肅氣分。

我終於把錢收下了。

世界上還有這種愛！除了父母親的愛之外，我從未領受過！我感激得全身抖顫着，熱淚奪眶而出，我哭了。

×月×日

一個晴天霹靂，把我的努力，把我滿腔的熱望摔得粉碎。

今早到學校填寫入學保證書與繳交學堂費時，學校當局宣佈不

收十六歲以上的超齡生，十五，六歲的超齡生暫時收容。

我們覺得事情來得太突然，蹊蹺，便去問丁教務主任。他說這是教育局的通令。我們於是無話可說。

三個星期的勤力學習，朋友和同學的熱心幫助，一霎那間都化成了烟霧，飄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是十八歲多二十五天，算是超齡生；李明，林之煥，陳明新等人也與我遭逢了一樣的命運。

突然間施行的年齡限制就是這樣的東西，它奪去了許許多多人的求學機會。

×月×日

十二歲時，我才進學校唸書。四年前，我父親被迫把在膠園裏的「厝仔」撤了，遷移入四周圍了鐵絲網的新村，這一遷移，非但「厝仔」變成廢墟，田園變成了荒蕪之地，我也因此而無可奈何的綴學了一個時期。

現在，我已成了只有望校門而興嘆的千萬個超齡生之一了。

窗外傳進高低不齊的小孩子的歌聲——

.....

小嘛小兒郎，
背着那書包上學堂，
不是爲做官，
也不是爲面子光，
只爲窮人要翻身呀，
不受人欺負，
咯，不做牛和羊。

×月×日

吃過晚飯不久，盧平，周新和其他幾位同學到我家來，我們都非常怨恨的談到學齡限制。

『學齡限制突然施行，不知誤了多少人的前途！』我說。

『我們沒有機會讀中學，前途實在很暗淡的。』有一位超齡的

同學悲傷地說。

『你們把「前途」兩字怎樣解釋呢？』盧平插進來說：『如果說，有錢，有社會地位，有虛名，便是有前途，那麼，中學畢業了業也不一定能得到這些，目前，中學畢業生滿街是，失業的中學畢業生比比皆是，即使有一份職業，每月也只能得到百多元。在我們這社會，許多人的名譽和地位都是用金錢買來的，而這些所謂的名譽地位是不值得我們去追逐，求取的。』

媽媽捧出幾杯唐茶來，置於桌上，便又走進廚房去。

今天，盧平的態度意外的嚴肅，使得室內空氣非常沉靜，大家都注意着他的話語，他的表情。他接下去說：

『我們讀書，不應該抱着爲了賺錢，爲了名譽地位的目的。我們要讀更多的書，是爲了要獲得更多的知識，要掌握人生的正確道路。有更多的知識和學問，有正確的人生觀，有堅強的意志，我們就能對國家和勞苦人民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個大學生，如果他抱着自私自利的目的讀書，他的前途是光明的嗎？絕不！反之，不論我們是自修，讀中學或大學，我們都抱着爲勞苦大眾服務，爲國家効勞的目的，我們如果學有所成，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是光輝燦爛的。你們經濟能力許可的，應該進獨立中學去升造。不可能升學的同學也不必傷心，失望。世界上自學成功的人是很多的，如果你們能靠自學而成功，那真是件光榮的事。如果沒能力自學得到高深的學問，只要你們走的是正確的生活道路，你們也不愧爲一個新時代的創造者。』

聽了盧平的這一席話，我們的由於不能升中學而起的愁容消失了。我們都一致希望他再當我們的老師，帶我們走進知識的寶庫，帶我們走上康莊大道。

（寫於五七年初，重寫於六九年中）

李叔奇遇記

— 毛孩 —

本來嘛，李叔就不是個十分封建頑固的人，不是嗎？他肯讓女兒阿蘭到坡底去工作，這點就可証明。雖說那是因爲近來年歲太壞，百物高漲，而膠價却死命的跌，像李叔這類自己連半棵膠樹也沒有的膠工，日子委實難於打發。但儘管如此，村里標準的老頑固是堅決主張『寧餓死也不讓閨女出外獻醜』的。還有，李叔不是早已替女兒看上下村那個阿狗子的嗎？就只因女兒『無聲』，雖說對方已託媒人不知來跑了幾十趟，他始終還是『不敢作主』，還有……啊，話題怕會扯得太遠了吧？我們還是言歸正傳，談談李叔的奇遇才是！

李叔，年紀已五十出頭了，外表看起來比年齡還大。他大兒子已娶了媳婦，並已爲他生了幾個孫子。二女兒也已出嫁，阿蘭是他的三女。全家除了阿蘭在坡底工廠工作外，皆靠割膠爲生。這次李叔下坡去，乃因聽到了人家的閒言閒語：『上村那個李叔的閨女呀，真不像話，在坡底跟人家參加什麼活動，跑「的士」的大炮強，還親眼看到她跟一群青年男女拿着布條，唱着歌在馬路上走呢！……』李叔聽了又氣，又急，悶着飯也不嚥，覺也睡不下，隔天七早八早便怒氣沖沖地趕下坡去，揚言『要打斷那個衰女的雙腳』。

坡底，在李叔的眼中本來就夠稀奇古怪的啦，這次更給他增添一種迷惑的感覺；他從巴士車窗望出去，瞥見滿街擠滿了緊張的人群。兩輛紅色圍滿鐵網的囉哩，在鬧街中橫衝直撞，『嗚嗚嗚』地發出刺耳的怪响。巴士上的搭客開始議論紛紛。李叔心裡不安的嘀咕道：『坡底果真是不太平，阿蘭這個不知死的衰女非把她拉回去不可……！』

巴士是在市中心的車站停了下來。剛下車的李叔，當還未辨清應走的方向時，一股強大的『人流』就猛向他『淹』來。一時口號聲响徹雲霄，布條標語到處飄揚。人群裡有人正在急急地分發傳單，—

個激動的小伙子把幾張傳單塞到李叔的手中，李叔握着那塞來的傳單不知所措。但說時遲，那時快，『人流』很快就把李叔捲了進去並不斷把他推向前去……。『哼……』晴空响起了連串的鎗聲，『人流』開始急速向四周渙散。李叔驚惶地發覺有人倒在街道的血泊中，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這時，滿街出現了穿藍衣戴豬嘴口罩，手揮棒棍的人，正在四處打人，抓人。一個兇神惡煞突然向李叔奔來，把他手中的傳單一把搶去，怒吼道：『老不死，你幹的好事！』說着，不容分說的，手中的棍子就雨點般地打在李叔的身上……。

李叔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捕了！

兩個星期後，李叔與幾十個年青小伙子被押上『法庭』過堂，結果准以二百元『保釋候審』。李叔這次沒有把女兒阿蘭拉回，自己却變了，村里人人都說出城回來後的李叔變得愛說話了！他開始向村里的青年人勸誘道：『你們年青人應該多關心國家大事，我這一生算是白過了，你們不同，你們年青，希望是寄託在你們身上呵！……』聽說在『法庭』上李叔就曾跟大家一道憤怒地高喊鬥爭口號呢！

諸位讀者，你們說李叔是不是有了奇遇？

快樂的眼淚

—萬里浪—

太陽似乎要把大地燒焦，還在發出強烈的火焰！路上閒蕩的人們漸漸少了，坐在汽車裡兜風的哥兒小姐們也不知道躲到那里去了。天氣這麼炎熱，除了勞作的人們，又有誰願意出來暴曬呢？

當我們把笨重的工會招牌拆下，以及收拾好其他的傢俱物件之後，已經是滿頭大汗了。我們的工會最近成功地發動和領導了一系列的罷工行動，所以被封閉了。招牌是要搬到一哩外的一位工友家里存放的；太長了，三輪車載不來，顧囉哩又未免小題大做，後來才想起人力車。

載人的人力車已經沒有了，但是，『人坐人力車』的現象，在我們的社會裡，還普遍存在着，而且發展得越來越厲害。什麼時候啊，人壓迫人的不平現象，才能從人世間絕跡？我們顧的人力車當然不是載人的，而是載物的。這種人力車跟牛車沒有兩樣，只是拉車的不是牛，而是『人』吧了！

車夫是一個神彩奕奕的老頭子；個子高瘦，一身油黑；短褲破帽，光着的上身只披條汗巾。這個模樣，便是世俗所說的『勞碌命』，我們所說的，『創造世界的勞動者』！『硬骨頭』！不是硬骨頭嗎？看！他連鞋子也不穿，就在烈日下熱鍋般的柏油路上，拽着沉重的車子，一步一步向前進！他不怕烈日的暴曬？更不在乎于柏油路的燒燙？我想：要是我來拉……我真不敢再想下去了！

到了工友的家了。我掏出兩塊錢給他，作為報酬。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並不伸手來接錢，却說：『不！我不能要你們的錢！我拉車拉了幾十年了，所拉的都是用「錢」顧我的人的東西。有錢佬還跟我討價還價，說我「賺」他們的錢哩！多沒意思啊！你們搞罷工，斗資本家，做得對，干得好！我雖然老了，骨頭還硬，也應當盡一點力量。』

『加點油，小伙子！讓火燒得旺些吧！』最後，他激動地說着，拉動車子，踏着輕快的腳步，奔馳而去。

是的！鬥爭還沒有結束，更激烈的鬥爭就在後頭！我一面想，一面還隱約看到他——一個有階級覺悟的苦力，含着滿眶熱淚：光榮的眼淚！快樂的眼淚！

獻給遠離的摯友——英

——孟雪梅——

朋友呵——

妳的忠言——

滲入我週身奔騰的血液

奮鬥從此有不歇的動力

妳的希望——

正如祖國河山的綺麗

高山再峻，惡魔再凶

我流盡血汗也不拋棄

妳的笑顏——

溫暖了朋友親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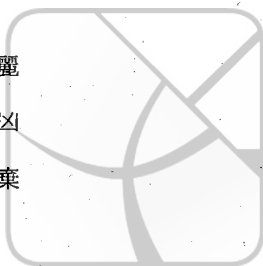
使我激勵

在荊棘路上增添勇氣

妳的慧眼——

曾使人世間的蚊蟲戰慄

曾使受苦者敢于屹立



呵！朋友

妳的一切我永遠難忘記

妳的一切我要代代承繼

暫別了，親愛的朋友

何處不是歡笑高歌的場地

寶劍置在那里都會鋒利

祝福妳，親愛的朋友

願妳在烘爐烈火中

像鋼堅硬，像劍銳利。

（六八年九月十五日）

書

—却敵—

這是一本最小的書，
也是一本最大的書，
這是一本最輕的書，
也是一本最重的書。

在紅色的書皮上，
紅色的星閃着不滅的光；
翻開來還有親切的臉孔，
真的使人越看越想看……

把書放在褲袋裏，
也沒有人會知道；
把它放在地球上，
地球都會震蕩……

好像東風那樣熱情，
又像海濤那樣狂暴，
愛它的人覺得了不得，
恨它的人發覺已經不得了……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它已經把全球都跑遍
它到那裏就在那裏把人心點燃，
也把人們前進的路照亮……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

送給遠方的朋友

—海上燕—

朋友！

像剛從戰鬥海洋回來的燕子，
你在人間的春天裡，
只停留了眨眼間的時刻，
又匆匆要離開，
回到那戰鬥的海洋去！

人們曾爲你而嘆息！

你却豪爽的說：

人間的春天固然美好，
却比不上那海洋戰鬥的氣息，
只有在海洋中奮鬥的戰士們，
才能認清日出的東方，
且讓我們以戰鬥的歌聲，
來迎接赤道上的太陽吧！

你也曾說：

假如我是黑夜裏的火把，
那你就是海洋中的燈塔，

我想：

要是你能夠在黑夜裏，
拿着火炬把海洋中的燈塔點燃了，
那麼在茫茫的大海中，
再也沒有迷失方向的船隻了。

于六九年三月三十日

我的筆

—移山—

我要用我的筆
寫出社會裏的黑暗
寫出黑暗裏躲藏着的豺狼
吞食着人們的血肉

我的筆
寫下的字跡
亮光閃閃
像鋒利的箭
射入了豺狼的眼
穿過了豺狼的心臟



他們在戰慄
他們在怒號
他們要把我的筆奪去
要把它折斷
但是
我的筆
緊緊地握在我的手中
像刀鎗
堅守着紙的崗位
防備着他們的襲擊
誓把他們的腦袋砸碎

廿七，十，一九六八。

趁年輕的時候

—劉翔—

或許歷史容許我們
撫慰着花白的鬍子，
看這美麗的土地上
建起烟囱林立的工廠：
看這寬廣的河流上
橫跨過無數座雄偉的橋樑；
看我們的年青人
在朝陽中
勞動、歌唱……。

讓我們趁年輕的時候，
去深入窮鄉僻壤
把真理的種子播撒；
去和工人兄弟共生存
叫油膩的機器磨出火花；
去爲一個光輝的行動
在燈下精心策劃；
去扛一桿槍
到森林中闖；
去把勝利的旗幟
在晨風中到處插下！
趁我們年輕的時候，
打破身上的無數枷鎖，
用青春與生命，
灌溉這貧乏的土地。

一九六九年一月中。

寓言二則

—方學—

(一) 貓不教老虎爬樹

在一處森林裏，一隻老虎恫嚇着一隻貓教牠爬樹的本領。可是，貓始終不肯，只好逃到一棵大樹上去了。

老虎守候在大樹下，怒目，昂着頭，不時地發出震耳欲聾的吼聲。……………

貓對老虎說：『你生性殘忍，常常殘殺善良的動物，如果我教會了你爬樹的本事，那麼，將來你對善良的動物的爲害豈不是更大？所以我是堅決不教你爬樹的！』

——人也是一樣的，本質好的人，他的學識越高，對人民大眾的利益的貢獻就越大；相反的，本質壞的人，他的學識越高，對人民大眾的利益的危害也就更加嚴重！

(二) 老鷹和燕子

有一天，一隻老鷹在高山上的一塊石頭上磨利牠的鳥喙。過後，石頭問老鷹道：『你磨利了鳥喙做什麼用？』

老鷹獰笑着說道：『方便喫小鳥！』

又有一天，一隻燕子也在高山上的那塊石頭上磨利牠的鳥喙。過後，石頭也問燕子道：『你磨利了你的鳥喙做什麼用？』

燕子不假思索的說道：『方便爲人類除害虫！』

——有些人爲了更大的剝削他人，損害他人的利益而學習；有些人却是爲了更好地，更大的爲人民服務而學習。同樣是學習，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從梁園販賣思想毒品說起

—莫笑笑—

有『青年文藝作家』之稱的梁園，販賣意識形態毒品是大家公認了的。他不是患『無隔夜糧』，迫不得已才販賣思想毒品（實際上，爲人生而寫作的是不會如此卑鄙的），他販賣思想毒品，公然有企圖的：完全是爲了麻醉成長中的青少年，誘導青少年去吸毒，毀滅青少年的寶貴的青春。

他在北馬販毒，被那裡的正義之士無情的圍攻，成了隻喪家狗，抱頭鼠竄，捎了思想毒品，亡命到吉隆坡來，在通報的『通道』版上，又走『文藝江湖』，故技重演，幹起老一行。很不幸的，他浪跡到這裡販毒，又被正義之士捉到了，不僅揭露他的醜惡面目，還喊打喊殺起他呢！

他製造的毒品種類繁多，但都被正義之士揭露無餘了，可是厚顏無恥的他，不但不悔改，反而變本加厲。你看在這裏他又推出一種新的毒品哩！那就是他在『文藝醫生』一文裏所販賣的所謂學生看艷情、打鬥、武俠影片與讀武俠小說，可以考獲初級文憑與劍橋文憑的華語科；連環圖畫、小人書與武俠漫畫，在健康兒童讀物缺乏之下，它們是兒童的啓蒙老師。

有句老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全時，我們也都知道青少年與兒童的心裡，是純真一片的，他們正好像一張白紙，要染那一種彩色，是憑我們做長輩（即社會）的下筆了。現在，梁園鼓勵青少年和兒童看那明知是毒害人們思想的黃色、灰色、低級趣味的書與電影，不是誘導他們走向墮落甚至犯罪是什麼？

他販賣思想毒品毫無掩飾，還臉上長滿毛地大胆告訴大家，他販賣的是毒品。但是他有辦法和有信心地誘惑大家購買吸收他的毒品的。他的絕技就是：『……由於他們（指讀者）思想定了型，

不怕受影响，讀物並不是毒物！』（見『文化醫生』一文）這就好像對一個健康的人說：『老兄，你的身體好強壯，天塌下來也能頂，梳打對你是沒有毒的，喝一口吧！』

他叫馬華文藝工作者拋棄各自的立場來創作，但在『文化醫生』裡，他何嘗拋棄過他本身的立場呢？他說：『這些華語片，多是武俠打鬥，或談情說愛的，然而，裡面却有多多少少的文化特徵，或生活的模式，思想的形態，受到此薰陶的，無形中上了一課文化科目，雖不得健康，裨益倒是有的。』老話常說：『文以載道』，梁園在這段話裡並不否認，因此，他明知武俠打鬥、談情說愛之類的影片是有害的，然而，他却說『裨益倒是有的』，『誰說武俠電影在文化上沒有一點功用？』我們都知道，梁園的『文道』，就是要荼害青少年與兒童純真思想的『文道』，因此，這不是符合了他販毒的立場是什麼？

無論如何，任何一位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是絕對不能拋棄的，世世窮的打魚人家絕對不會在金馬崙擁有一所吃風樓的。

梁園已是隻落水狗了，趁其落水打滾之際，多投一塊石頭，重重地打昏他的腦袋吧！

一九六九年七月稿

談 讀 書

— 心 陽 —

談到「讀書」二字，同學們也許會說：誰不懂？這有什麼好談的，拿起書本往下讀不就行了嗎？事實並不這麼簡單，讀書也有許多地方必須講究的，尤其是今天這五花八門的社會，市面上的書琳瑯滿目，無奇不有，若用飢不擇食的方法讀書，很可能就會被壞書所誤導，走向無底的深淵，所以，當我們讀書的時候，必須小心選擇對我們身心有益的書來讀，因為在這個時期，所讀的書對我們將具有重大的影響；讀有益的好書，它將引導我們走向正確光明的康莊大道，而終生受惠。同時，讀好的書不但對己有益，而對人，對大眾也會有好處。好書能給我們指出正確的人生觀，正確對待事與物；也能指導我們如何做人，如何才生活得有意義；好書也將告訴我們應該將畢生精力貢獻給人群與社會。讀好的書在我們失意的時候會給我們力量，給我們鼓舞，把我們從懸崖邊緣挽救回來。

反之，如果讀書沒有選擇，什麼書都看，則今天社會上，市面上有的書是壞書居多，我們很容易就會被壞書中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帶着走，被壞書的不健康的情操所迷惑，從而走入歧途，走向墮落，走向毀滅。而壞書在人們失意時，恰與好書相反，它給人們的是悲觀，失望，消極，流淚，而後將人們推向死亡，毀滅。

那些書是好書？那些書是壞書呢？一般上說，世界文學名著，中國五四以後新文學作家們的作品都是青少年朋友們可以一讀的，而新近港台大量推出的黃灰色小說，如瑋瑤，孟君，郭良蕙，依達……等的小說是對青少年朋友們極有害的讀物。這一類書，內容不健康，思想不正確，消極，悲觀。它過份強調愛情，沒有了愛情就沒有了一切，沒有人生；失掉了愛情就只有跳海，跳樓自殺。這些書始終都在家庭，愛情，接吻之中打圈子；再說其文字結構，

也毫無可取之處，它對我們只有百害而無一利。此外，武俠小說，偵探小說對我們也屬有害的壞書，是不值得我們浪費時間去讀的。

讀書還得善於分析，善於判斷，將好的加以吸收，壞的加以摒棄，這樣才能不斷進步，不斷提高，無論在思想上，言行上都站得穩。否則，不加批判，好壞一起裝下，彷彿一個垃圾桶，什麼東西都有，對自己是毫無幫助的。

對於一般健康的書難道還有分析批判的必要嗎？這些書不是可以全盤吸收的嗎？不然，有一些別有企圖的狡猾家，他們很厲害耍手段，很會偽裝，表面上看起來是進步的，實際上在字裏行間卻貫穿了許多毒素，如果不加以分析和判斷，則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被誤導；另一方面，別有企圖者也用心良苦的發出各種似是而非的言論，藉以誤導無知者，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我們讀書，不容我們不分析，判斷。

一九六九年五月稿。

出書雜話

—木叔—

文字、印刷的發明，是極其有意義的，它使到後人知道前人的事情，前人的生活情況，前人的言行；它把歷史記錄下來，給後人以參考，以借鑑。

可是到了今天，人類社會越來越複雜，文字和印刷也日愈發達，用途日廣，因此就不單純是記錄歷史或事物了，而在日常生活的廣告和宣傳上，更具重要性。

現在印刷業發展到了登峯造極的時代，出版事業也隨之發達，因此在社會上有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書本出現，各個出版商，著書者懷着不全的目的，大出其書。

有些人出版書，不怕他的書沒人買，他有的是銀彈，因此可以盡量印，然後一本一本免費贈送。大凡這些出書者都有後台老板，而這種書大凡都有毒汁，若要讀者自動去買來看，恐怕沒有一個前往問津。

又有些人會搖兩下筆桿，但要他真正寫出好東西來卻很困難，要使到其書有讀者，則更加困難，但爲了也表示他會寫文章，會著書，更爲了出出風頭，或者這書一出對他的事業和謀事還大有幫助，也就樂得自己花點錢，印它一千五百本，也算自己出過書了，致於有無讀者，那是另外一回事。

以上二種人，或者我們可稱他們爲有些傻氣——其實他們並不傻，他們是有目的，有企圖的，不過他們利用這樣的方法來達到某些目的，卻有點枉費心血了。

另外還有一種聰明人出書，却又持有另一套哲學。他們是不賺錢不肯出書。他們一般上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學者，會編，會撰，但却不爲勞動人民編寫東西，而是爲自己的荷包編寫東西，他們看準

了市場，捉住了這商業社會的弱點，推出一本又一本的東西，諸如字典啦，商業手冊啦，××指南啦等等，每本書要賺取十千八千之利潤，不如此，他們不爲也。

再有一種「傻子」——此輩「傻子」並非彼輩「傻子」——他們明知此書出版不會賺錢，而且可能還要賠錢，更且在一聲令下要遭封受禁，但是爲了宣揚真理，正義，爲了揭發黑暗，頌讚光明，他們也設法克服各種困難——出書。他們出書的目的不爲名也不爲利，真是「傻」得有點可愛——此輩可愛的「傻子」在上一種聰明人看起來，一定要大搖其頭，慨呼「傻瓜」，「傻瓜」了！

儘管聰明人慨呼之傻瓜，儘管該書可能遭到不測，但最後擁有最多讀者的就是該書。

同樣是人，做的是全樣的事情，但意義的差別何止一萬八千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初稿。



穀 又 跌 價 了 !

出版者：普及出版社

編輯部：23, Road 22/34,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承印者：堅申印務局

58, Jalan Tertama, off Klang Rd.,
United Garden, Kuala Lumpur.

定價：\$0.40